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一百十六　史部

舊唐書卷一百九十四上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一百四十四上

突厥上

突厥之始啟民之前隋書載之備矣祇以入國之事而述之

始畢可汗咄吉者啟民可汗子也隋大業中嗣位值天

下大亂中國人奔之者衆其族强盛東自契丹室韋西盡吐谷渾高昌諸國皆臣屬焉控弦百餘萬北狄之盛未之有也高視陰山有輕中夏之志可汗者猶古之單于妻號可賀敦猶古之閼氏也其子弟謂之特勒別部領兵者皆謂之設其大官屈律啜次阿波次頡利發次吐屯次俟斤並代居其官而無員數父兄死則子弟承襲高祖起義太原遣大將軍府司馬劉文靜聘于始畢引以為援始畢遣其特勒康稍利等獻馬千匹會于絳

郡又遣二千騎助軍從平京城及高祖即位前後賞賜不可勝紀始畢自恃其功益驕踞每遣使者至長安頗多横恣高祖以中原未定每優容之武德元年始畢使骨咄祿特勒來朝宴于太極殿奏九部樂賚錦綵布絹各有差二年二月始畢帥兵渡河至夏州賊帥梁師都出兵會之謀入抄掠授馬邑賊帥劉武周兵五百餘騎遣入句注又追兵大集欲侵太原是月始畢卒其子什鉢苾以年幼不堪嗣位立為泥步設使居東偏直幽州

之北立其弟俟利弗設是為處羅可汗
處羅可汗嗣位又以隋義城公主為妻遣使入朝告喪高
祖為之舉哀廢朝三日詔百官就館弔其使者又遣
內史舍人鄭德挺往弔處羅賻物三萬段處羅此後頻
遣使朝貢先是隋煬帝蕭后及齊王暕之子政道陷于
竇建德三年二月處羅迎之至于牙所立政道為隋王
隋末中國人在虜庭者悉隸于政道行隋正朔置百官
居于定襄城有徒一萬時太宗在藩受詔討劉武周師

次太原處羅遣其弟步利設率二千騎與官軍會六月處羅至并州總管李仲文出迎勞之留三日城中美婦人多為所掠仲文不能制俄而處羅卒義城公主以其子奥射設醜弱廢不立之遂立處羅之弟咄苾是為頡利可汗

頡利可汗者啓民可汗第三子也初為莫賀咄設牙直五原之北高祖入長安薛舉猶據隴右遣其將宗羅睺攻陷平涼郡北與頡利連結高祖患之遣光禄卿宇文

歆齎金帛以賂頡利歆説之令絶交於薛舉初隋五原太守張長遜因亂以其所部五原城隷於突厥歆又説頡利遣長遜入朝以五原地歸于我頡利並從之因發突厥兵及長遜之衆並會於太宗軍所武德三年頡利又納義城公主為妻以始畢之子什鉢苾為突利可汗遣使入朝告處羅死高祖為之罷朝一日詔百官就館弔其使頡利初嗣立承父兄之資兵馬強盛有憑陵中國之志高祖以中原初定不遑外畧每優容之賜與不

可勝計頡利言辭悖慠求請無厭四年四月頡利自率萬餘騎與馬邑賊苑君璋將兵六千人共攻雁門定襄王李大恩擊走之先是漢陽公蘇瓌太常卿鄭元璹左驍衛大將軍長孫順德等各使于突厥頡利並拘之我亦留其使前後數輩至是為大恩所挫於是乃懼仍放順德還更請和好獻魚膠數十觔欲令二國同於此膠高祖嘉之放其使者特勒熱寒阿史德等還蕃賜以金帛五年春李大恩奏言突厥饑荒馬邑可圖詔大恩與

殿內少監獨孤晟帥師討苑君璋期以二月會于馬邑晟後期不至大恩不能獨進頓兵新城以待之頡利遣數萬騎與劉黑闥合軍進圍大恩王師敗績大恩歿于陣死者數千人六月劉黑闥又引突厥萬餘騎入抄河北頡利復自率五萬騎南侵至于汾州又遣數千騎西入靈原等州詔隱太子出豳州道太宗出蒲州道以討之時頡利攻圍并州又分兵入汾潞等州掠男女五千餘口聞太宗兵至蒲州乃引兵出塞七年八月頡利突

利二可汗舉國入寇道自原州連營南上太宗受詔北討齊王元吉隸焉初關中霖雨糧運阻絶太宗頗患之諸將憂見於色頓兵於豳州頡利突利率萬餘騎奄至城西乗高而陣將士大駭太宗乃親率百騎馳詣虜陣告之曰國家與可汗誓不相負何為背約深入吾地我秦王也故來一決可汗若自來我當與可汗兩人獨戰若欲兵馬總來我唯百騎相禦耳頡利弗之測笑而不對太宗又前令騎告突利曰爾往與我盟急難相救爾

今將兵來何無香火之情也亦宜早出一決勝負突利亦不對太宗前將渡溝水頡利見太宗輕出又聞香火之言乃陰猜突利因遣使曰王不須渡我無惡意更欲共王自斷當耳於是稍引却各斂軍而退太宗因縱反間於突利突利悅而歸心焉遂不欲戰其叔姪内離頡利欲戰不可因遣突利及夾畢特勒阿史那思摩奉見請和許之突利因自託於太宗願結為兄弟思摩初奉見高祖引昇御榻頓顙固辭高祖謂曰頡利誠心遣特

勒朝拜今見特勒如見頡利固引之乃就坐尋封思摩爲和順王八年七月頡利集兵十餘萬大掠朔州又襲將軍張瑾于太原瑾全軍並没脱身奔於李靖出師拒戰頡利不得進屯于并州太宗帥師討之次蒲州頡利引兵而去太宗旋師九年七月頡利自率十萬餘騎進寇武功京師戒嚴己卯進寇高陵行軍總管左武侯大將軍尉遲敬德與之戰于涇陽大破之獲俟斤阿史德烏没啜斬首千餘級癸未頡利遣其腹心執失思力入

朝為覘因張形勢云二可汗總兵百萬今已至矣太宗謂之曰我與突厥面自和親汝則背之我實無愧又義軍入京之初爾父子並親從我賜汝玉帛前後極多何故輒將兵入我畿縣爾雖突厥亦須頗有人心何故全忘大恩自誇强盛我當先戮爾矣思力懼而請命太宗不許縶之於門下省太宗與侍中高士廉中書令房玄齡將軍周範馳六騎幸渭水之上與頡利隔津而語責以負約其酋帥大驚皆下馬羅拜俄而衆軍繼至頡利

見軍容大盛又知思力就拘由是大懼太宗獨與頡利臨水交言麾諸軍却而陣焉蕭瑀以輕敵固諫于馬前上曰吾已籌之非卿所知也突厥所以空其境内直入渭濱應是聞我國家初有内難朕又新登九五將謂不敢拒之朕若閉門虜必大掠强弱之勢在今一舉朕故獨出以示輕之又耀軍容使知必戰事出不意乖其本圖虜入既深理當自懼與戰則必克與和則必固制服匈奴自兹始矣是日頡利請和隨詔許焉車駕即日還

宮乙酉又幸城西刑白馬與頡利同盟于便橋之上頡利引兵而退蕭瑀進曰初頡利之未和也謀臣猛將多請戰而陛下不納臣以為疑既而虜自退其策安在上曰我觀突厥之兵雖衆而不整君臣之計唯財利是視可汗獨在水西酋帥皆來謁我我因而襲擊其衆勢同拉朽然我已令無忌李靖設伏於幽州以待之虜若奔還伏兵邀其前大軍躡其後覆之如反掌矣我所以不戰者即位日淺為國之道安靜為務一與虜戰必有死

傷又匈奴一敗或當懼而脩德結怨於我為患不細我今卷甲韜戈啗以玉帛頑虜驕恣必自此始破亡之漸其在茲乎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此之謂也九月頡利獻馬三千匹羊萬口上不受詔頡利所掠中國户口者悉令歸之貞觀元年陰山已北薛延陀迴紇拔也古等部皆相率背叛擊走其欲谷設頡利遣突利討之師又敗績輕騎奔還頡利怒拘之十餘日突利由是怨望内欲背之其國大雪平地數尺羊馬皆死人大飢乃懼我師

出衆其弊引兵入朔州揚言會獵實設備焉侍臣咸曰夷狄無信先自猜疑盟後將兵忽踐疆境可乘其便數以背約因而討之太宗曰匹夫一言尚須存信何況天下主乎豈有親與之和利其災禍而乘危迫險以滅之耶諸公為可朕不為也縱突厥部落叛盡六畜皆死朕終示以信不妄討之待其無禮方擒取耳三年突利遣使奏言與頡利有隙奏請擊之詔秦武通以并州兵馬隨便應接三年薛延陀自稱可汗于漠北遣使來貢方

物頡利始稱臣尚公主請脩壻禮頡利每委任諸胡踈遠族類胡人貪冒性多翻覆以故法令滋彰兵革歲動國人患之諸部携貳頻年大雪六畜多死國中大餒頡利用度不給復重斂諸部由是下不堪命内外多叛之上以其請和後復援梁師都詔兵部尚書李靖代州都督張公謹出定襄道并州都督李勣右武衛將軍丘行恭出通漠道左武衛大將軍柴紹出金河道衛孝節出恒安道薛萬徹出暢武道俱受靖節度以討之十二月

突利可汗及郁射設蔭奈特勒等並帥所部來奔四年正月李靖進屯惡陽嶺夜襲定襄頡利驚擾因徙牙於磧口胡酋康蘇密等遂以隋蕭后及楊政道來降二月頡利計窘竄于鐵山兵尚數萬使執失思力入朝謝罪請舉國内附太宗遣鴻臚卿唐儉將軍安脩仁持節安撫之頡利稍自安靖乗間襲擊大破之遂滅其國頡利乗千里馬獨騎奔于從姪沙鉢羅部落三月行軍副總管張寳相率衆奄至沙鉢羅營生擒頡利送于京師太

宗謂曰凡有功於我者必不能忘有惡於我者終亦不紀論爾之罪狀誠為不小但自渭水曽面為盟從此以來未有深犯所以録此不相責耳仍詔還其家口館於太僕稟食之頡利鬱鬱不得志與其家人或相對悲歌而泣帝見羸憊授虢州刺史以彼土多麞鹿縱其畋獵庶不失物性頡利辭不願往遂授右衛大將軍賜以田宅五年太宗謂侍臣曰天道福善禍淫事猶影響昔啟民亡國奔隋文帝不悋粟帛大興士衆營衛安置乃得

存立既而強盛當須子子孫孫思念報德纔至始畢即
起兵圍煬帝於鴈門及隋國將亂又恃強深入遂使昔
安立其家國者身及子孫並為頡利兄弟之所屠戮今
頡利破亡豈非背恩忘義所致也八年卒詔其國人葬
之從其俗禮焚屍於灞水之東贈歸義王謚曰荒其舊
臣胡祿達官吐谷渾邪自刎以殉渾邪者頡利之母婆
施氏之媵臣也頡利初誕以付渾邪至是哀慟而死太
宗聞而異之贈中郎將仍葬於頡利墓側樹碑以紀之

突利可汗什缽苾者始畢可汗之嫡子頡利之姪也隋大業中突利年數歲始畢遣領其東牙之兵號為泥步設隋淮南公主之北也遂妻之頡利嗣位以為突利可汗牙直幽州之北突利在東偏管奚霫等數十部徵稅無度諸部多怨之貞觀初奚霫等並來歸附頡利怒其失衆遣北征延陁又喪師遂囚而撻焉突利初自武德時深自結於太宗太宗亦以恩義撫之結為兄弟與盟而去後頡利政亂驟徵兵於突利拒之不與由是有隙

貞觀三年表請入朝上謂侍臣曰朕觀前代為國者勞心以憂萬姓世祚乃長役人以奉其身社稷必滅今北蕃百姓喪亡誠由其君不君之故也至使突利情願入朝若非困迫何能至此夷狄弱則邊境無虞亦甚為慰然見其顛狽又不能不懼所以然者慮已有不逮恐禍變亦爾朕今視不能遠見聽不能遠聞唯藉公等盡忠匡弼無得惰於諫諍也突利尋為頡利所攻遣使來乞師太宗謂近臣曰朕於突利結為兄弟不可以不救杜

如晦進曰夷狄無信其來自久國家雖為守約彼必背之不若因其亂而取之所謂取亂侮亡之道太宗然之因令將軍周範屯太原以圖進取突利乃率其衆來奔太宗禮之甚厚頻賜以御膳四年授右衛大將軍封北平郡王食邑封七百戶以其下兵衆置順祐等州帥部落還蕃太宗謂曰昔爾祖啓民亡失兵馬一身投隋隋家竪立遂至強盛荷隋之恩未嘗報德至爾父始畢乃為隋家之患自爾已後無歲不侵擾中國天實禍淫大

降災變爾衆散亂死亡畧盡旣事窮後乃來投我我所以不立爾為可汗者正為啟民前事故也改變前法欲中國久安爾宗族永固是以授爾都督當須依我國法整齊所部不得妄相侵掠如有所違當獲重罪五年徵入朝至并州道病卒年二十九太宗為之舉哀詔中書侍郎岑文本為其碑文子賀邏鶻嗣突利弟結社率貞觀初入朝歷位中郎將十三年從幸九成宮陰結部落得四十餘人并擁賀邏鶻相與夜犯御營踰第四重幕

引弓亂發殺衛士數十人折衝孫武開率兵奮擊乃退北走渡渭水欲奔其部落尋皆捕而斬之詔原賀邏鶻流于嶺外頡利之敗也其部落或走薛延陁或走西域而來降者甚衆詔議安邊之術朝士多言突厥恃强擾亂中國為日久矣今天實喪之窮來歸我本非慕義之心因其歸命分其種落俘之河南兖豫之地散居州縣各使耕織百萬胡虜可得化為百姓則中國有加户之利塞北可常空矣唯中書令温彥博議請準漢建武時

置降匈奴於五原塞下全其部落得為捍蔽又不離其土俗因而撫之一則實空虛之地二則示無猜心若遣向河南兖豫則乖物性故非含育之道太宗將從之祕書監魏徵奏言突厥自古至今未有如斯之破敗者也此是上天勦絶宗廟神武且其世寇中國百姓冤讐陛下以其降伏不能誅滅即宜遣還河北居其故土匈奴人面獸心非我族類强必寇盜弱則卑服不顧恩義其天性也秦漢患其若是故發猛將以擊之收取河南以

為郡縣陛下奈何以內地居之且今降者幾至十萬數年之間孳息百倍居我肘腋密邇王畿心腹之疾將為後患尤不可河南處也温彦博奏曰天子之於物也天覆地載有歸我者則必養之今突厥破滅之餘歸心降附陛下不加憐愍棄而不納非天地之道阻四夷之意臣愚甚謂不可遣居河南所謂死而生之亡而存之懷我德惠終無叛逆魏徵又曰晉代有魏時胡落分居近郡平吳已後郭欽江統勸武帝逐出塞外不用欽等言

數年之後遂傾瀍洛前代覆車殷鑒不遠陛下必用彦博之言遣居河南所謂養獸自遺患也彦博又曰聞聖人之道無所不通古先哲王有教無類突厥餘䰟以命歸我我援護之收居内地稟我指麾教以禮法數年之後盡為農民選其酋首遣居宿衛畏威懷德何患之有光武居南單于於内郡為漢藩翰終乎一代不有叛逆彦博既口給引類百端太宗遂用其計於朔方之地自幽州至靈州置順祐化長四州都督府又分頡利之地

六州左置定襄都督府右置雲中都督府以統其部衆其酋首至者皆拜爲將軍中郎將等官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餘人因而入居長安者數千家自結社率之反也太宗始患之又上書者多云處突厥於中國殊爲非便乃徙於河北立右武候大將軍化州都督懐化郡王思摩爲乙彌泥孰俟利苾可汗賜姓李氏率所部建牙於河北

思摩者頡利族人也始畢處羅以其貌似胡人不類突

厥疑非阿史那族類故歷處羅頡利世常為夾畢特勒終不得典兵為設武德初數來朝貢高祖封為和順郡王及其國亂諸部多歸中國唯思摩隨逐頡利竟與同擒太宗嘉其忠除右武候大將軍化州都督令統頡利舊部落於河南之地尋改封懷化郡王及將徙於白道之北思摩等咸憚薛延陁不肯出塞太宗遣司農卿郭嗣本賜延陁璽書曰突厥頡利可汗未破已前自恃强盛抄掠中國百姓被其殺者不可勝紀我發兵擊破之

諸部落悉歸化我畧其舊過嘉其從善並授官爵同我百寮所有部落愛之如子與我百姓不異但中國禮義不滅爾國前破突厥止爲頡利一人爲百姓之害所以廢而黜之實不貪其土地利其人馬也自黜廢頡利以後恒欲更立可汗是以所降部落等並處河南任其放牧今戸口羊馬日向滋多元許冊立不可失信即欲遣突厥渡河復其田土我策爾延陁日月在前今突厥居後後者爲小前者爲大爾在磧北突厥居磧南各守土

境鎮撫部落若其踰越故相抄掠我即將兵各問其罪此約既定非但有便爾身貽厥子孫長守富貴也於是命禮部尚書趙郡王孝恭齎書就思摩部落築壇於河上以拜之并賜之鼓纛突厥及胡在諸州安置者並令渡河北還其舊部又以左屯衛將軍阿史那忠為左賢王左武衛將軍阿史那泥孰為右賢王以貳之薛延陁聞太宗遣思摩渡河北慮其部落翻附磧北預蓄輕騎伺至而擊之太宗遣勑之曰擅相侵者國有常刑延陁

曰至尊遣莫相侵掠敢不奉詔然突厥翻覆難信其未破前連年殺中國人動以千萬計至尊破突厥須收為奴婢將與百姓而反養之如子結社率竟反此輩獸心不可信也臣荷恩甚深請為至尊誅之時思摩下部衆渡河者凡十萬勝兵四萬人思摩不能撫其衆皆不愜服至十七年相率叛之南渡河請分處於勝夏二州之閒詔許之思摩遂輕騎入朝策授右武衛將軍從征遼東為流矢所中太宗親為吮血其見顧遇如此未幾卒

于京師贈兵部尚書夏州都督陪葬昭陵立墳以象白道山詔為立碑於化州先是貞觀中突厥別部有車鼻者亦阿史那之族也代為小可汗牙于金山之北頡利可汗之敗北荒諸部將推為大可汗遇薛延陁為可汗車鼻不敢當遂率所部歸於延陁為人勇烈有謀畧頗為衆附延陁惡而將誅之車鼻密知其謀竄歸於舊所其地去京師萬里勝兵三萬人自稱乙注車鼻可汗西有歌羅祿北有結骨皆附隷之自延陁破後遣其子沙

鉢羅特勒來朝貢方物又請身入朝太宗遣將軍郭廣敬徵之竟不至太宗大怒貞觀二十三年遣右驍衛郎將高侃潛引迴紇僕骨等兵衆襲擊之其酋長歌邏祿泥孰闕俟利發乃拔塞匐處木昆莫賀咄俟斤等率部落背車鼻相繼來降永徽元年侃軍次阿息山車鼻聞王師至召所部兵皆不赴遂攜其妻子從數百騎而遁其衆盡降侃率精騎追車鼻獲之送于京師仍獻于社廟又獻于昭陵高宗數其罪而赦之拜左武衛將軍賜

宅於長安處其餘衆於鬱督軍山置狼山都督以統之車鼻長子羯漫陀先統拔悉密部車鼻未敗前遣其子菴鑠入朝太宗嘉之拜左屯衛將軍更置新黎州以統其衆車鼻既破之後突厥盡為封疆之臣於是分置單于瀚海二都護府單于都護領狼山雲中桑乾三都督蘇農等一十四州瀚海都護領金微新黎等七都督仙萼賀蘭等八州各以其首領為都督刺史高宗東封泰山狼山都督葛邏禄社利等首領三十餘人並扈從至

嶽下勒名於封禪之碑自永徽已後殆三十年北鄙無事調露元年單于管内突厥首領阿史德温傅奉職二部落始相率反叛立泥孰匐為可汗二十四州並叛應之高宗遣鴻臚卿蕭嗣業右千牛將軍李景嘉率衆討之反為温傅所敗兵士死者萬餘人又詔禮部尚書裴行儉為定襄道行軍大總管率太僕少卿李思文營州都督周道務等統衆三十餘萬討擊温傅大破之泥孰匐為其下所殺并擒奉職而還永隆元年突厥有迎頡

利兄之子阿史那伏念於夏州將渡河立為可汗諸部落復響應從之又詔裴行儉率將軍曹繼叔程務挺李崇義李文暕等討之伏念窘急詣行儉降行儉遂虜伏念詣京師斬于東市永淳二年突厥阿史那骨咄祿復反叛

骨咄祿者頡利之踈屬亦姓阿史那氏其祖父本是單于右雲中都督舍利元英下首領也世襲吐屯啜伏念既破骨咄祿鳩集亡散入總材山聚為羣盜有衆五千

餘人又抄掠九姓得羊馬甚多漸至强盛乃自立為可汗以其弟默啜為設咄悉匐為葉護時有阿史德元珍在單于檢校降戶部落嘗坐事為單于長史王本立所拘縶會骨咄祿入寇元珍請依舊檢校部落本立許之因而便投骨咄祿骨咄祿得之甚喜立為阿波達干令專統兵馬事永淳二年進寇蔚州豐州都督崔智辯擊之反為賊所殺文明元年又寇朔州殺掠人吏則天詔左武威衛大將軍程務挺為單于道安撫大使以備之

垂拱二年骨咄禄又寇朔代等州左玉鈐衛中郎將淳于處平為陽曲道總管與副將中郎將蒲英節率兵赴援行至忻州與賊戰大敗死者五千餘人三年骨咄禄及元珍又寇昌平詔左鷹揚衛大將軍黒齒常之擊却之其年八月又寇朔州復以常之為燕然道大總管擊賊於黄花堆大破之追奔四十餘里賊衆遂散走磧北右監門衛中郎將爨寶璧又率精兵一萬三千人出塞窮追反為骨咄禄所敗全軍盡没寶璧輕騎遁歸初寶

壁見常之破賊遽表請窮其餘黨則天詔常之與寶璧計議遥為聲援寶璧以為破賊在朝夕貪功先行又令人出塞二千餘里覘候見元珍等部落皆不設備遂率衆掩襲之既至又遣人報賊令得設備出戰遂為賊所覆寶璧坐此伏誅則天大怒因改骨咄禄為不卒禄元珍後率兵討突騎施臨陣戰死骨咄禄天授中病卒默啜者骨咄禄之弟也骨咄禄死時其子尚幼默啜遂篡其位自立為可汗長壽二年率衆寇靈州殺掠人吏

則天遣白馬寺僧薛懷義為代北道行軍大總管領十大將軍以討之既不遇賊尋班師焉默啜俄遣使來朝則天大悅冊授左衛大將軍封歸國公賜物五十段明年復遣使請和又加授遷善可汗萬歲通天元年契丹首領李盡忠孫萬榮反叛攻陷營府默啜遣使上言請還河西降戸即率部落兵馬為國家討擊契丹制許之默啜遂攻討契丹部衆大潰盡獲其家默啜自此兵衆漸盛則天尋遣使冊立默啜為特進頡跌利施大單于

立功報國可汗聖歷元年默啜表請與則天為子并言有女請和親初咸亨中突厥諸部落來降附者多處之豐勝靈夏朔代等六州謂之降戶默啜至是又索世降戶及單于都護府之地兼請農器種子則天初不許默啜大怨怒言辭甚慢拘我使人司賓卿田歸道將害之時朝廷懼其兵勢納言姚璹鸞臺侍郎楊再思建議請許其和親遂盡驅六州降戶數千帳并種子四萬餘碩農器三千事以與之默啜浸强由此也其年則天令魏

王武承嗣男淮陽王延秀就納其女為妃遣右豹韜衛大將軍閻知微攝春官尚書右武威衛郎將楊鸞莊攝司賓卿大齎金帛送赴虜庭行至黑沙南庭默啜謂知微等曰我女擬嫁與李家天子兒你今將武家兒來此是天子兒否我突厥積代已來降附李家今聞李家天子種末總盡唯有兩兒在我今將兵助立遂收延秀等拘之別所偽號知微為可汗與之率衆十餘萬襲我靜難及平狄清夷等軍靜難軍使左正鋒衛將軍慕容玄

前以兵五千人降之俄進寇嬀檀等州則天令司屬卿武重規為天兵中道大總管右武威衛將軍沙吒忠義為天兵西道前軍總管幽州都督張仁亶為天兵東道總管率兵三十萬擊之右羽林衛大將軍閻敬容為天兵西道後軍總管統兵十五萬以為後援默啜又出自恒岳道寇蔚州陷飛狐縣俄進攻定州殺刺史孫彦高焚燒百姓廬舍虜掠男女無少長皆殺之則天大怒購斬默啜者封王改默啜號為斬啜尋又圍逼趙州長史

唐波若翻城應之刺史高叡抗節不從遂遇害則天乃
立廬陵王為皇太子令充河北道行軍大元帥軍未發
而默啜盡抄掠趙定等州男女八九萬人從五回道而
去所過殘殺不可勝紀沙吒忠義及後軍總管李多祚
等皆持重兵與賊相望不敢戰河北道元帥納言狄仁
傑總兵十萬追之無所及二年默啜立其弟咄悉匐為
左廂察骨咄祿子默矩為右廂察各主兵馬二萬餘人
又立其子匐俱為小可汗位在兩察之上仍主處木昆

等十姓兵馬四萬餘人又號為拓西可汗自是連歲寇邊久視元年掠隴右諸監馬萬餘匹而去制右肅政御史大夫魏元忠為靈武道行軍大總管以備之又命安北大都督相王旦為天兵道元帥統諸軍討擊竟未行而賊退長安三年默啜遣使莫賀達干請以女妻皇太子之子則天令太子男平恩王重俊義興王重明廷立見之默啜遣大酋移力貪汗入朝獻馬千匹及方物以謝許親之意則天燕之於宿羽亭太子相王及朝集使

三品以上並預會重賜以遣之中宗即位默啜又寇靈州鳴沙縣靈武軍大總管沙吒忠義拒戰久之官軍敗績死者六千餘人賊遂進寇原會等州掠隴右羣牧馬萬餘匹而去忠義坐免中宗下制絶其請婚仍購募能斬獲默啜者封國王授諸衛大將軍賞物二千段又命内外官各進破突厥諸策右補闕盧俌上疏曰臣聞有虞咸熙苗人逆命殷宗大化鬼方不賔則戎狄交侵其來遠矣漢高帝納婁敬之議與匈奴和親妻以宗女賂

以鉅萬冒頓益驕邊寇不止則遠荒之地凶悍之俗難以德綏可以威制而降自三代無聞上策今匈奴不臣擾我亭障皇赫斯怒將整元戎臣聞方叔帥師功歌周雅去病耀武勲勒燕山則萬里折衝在於擇將春秋謀元帥取其說禮樂敦詩書晉臣杜預射不穿札而建平吳之勲是知中權制謀不在一夫之勇其蕃將沙吒忠義等身雖驍悍志無遠圖此乃騎將之材本不可當大任且師出以律將軍死綏秦䘮長平趙括受戮胡去馬

邑王恢坐誅則棄軍有刑古之常典近者嗚沙之役主將先逃輕挫國威須正邦憲又其中軍既敗陣亂矢窮義勇之士猶能死戰功合紀錄以勸戎行賞罰既明將士盡節此擒敵之術也臣聞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長筭故陳湯統西域而郅支滅常惠用烏孫而匈奴敗請購辯勇之士班傳之儔旁結諸蕃與圖攻取此又犄角之勢也臣聞昔置新秦以實塞下宜因古法募人徙邊選其勝兵免其行役次廬伍明教令則狃習戎事究識

夷情其所虜獲因而賞之近戰則守家遠戰則利貨趨
赴鋒鏑不勞訓誓朝賦楊柳夕歌杕杜三年之後可以
久安臣聞漢拜郅都匈奴避境趙命李牧林胡遠竄則
朔方之安危邊域之勝負地方千里制在一賢其邊州
刺史不可不慎擇得其人而任之蒐乘訓兵屯田積粟
謹設烽燧精飾戈矛來則懲而禦之去則備而守之此
又古之善經也去歲亢陽天下不稔利在保境不可窮
兵使內郡黔黎各安其業擇其宰牧輕其賦傜事無過

舉爵不以私愛人之財節其徭役惜人之力不廣臺榭
察地利天時以趨耕穫命秋獮冬狩以教戰陣則數年
之後有勇知方畚藏山積金革犀利然後整六軍絶大
漠雷擊萬里風掃二庭斬蹛林之酋懸藁街之邸使百
蠻震怖五兵載戢則上合天時下順人事理内以及外
綏近以來遠以惠中國以靜四方臣少慕文儒不習軍
旅奇正之術多媿前良獻替是司輕陳瞽議上覽而善
之默啜於是殺我行人假鴻臚卿臧思言思言對賊不

屈節特贈鴻臚卿仍命左屯衛大將軍張仁亶攝右御史臺大夫充朔方道大總管以禦之仁亶始於河外築三受降城絶其南寇之路睿宗踐祚默啜又遣使請和親制以宋王成器女為金山公主許嫁之默啜乃遣其男楊我支特勒來朝授右驍衛員外大將軍俄而睿宗傳位親竟不成初默啜景雲中率兵西擊娑葛破滅之契丹及奚自神功之後常受其徵役其地東西萬餘里控弦四十萬自頡利之後最為强盛自恃兵威虐用其

衆默啜既老部落漸多逃散開元二年遣其子移涅可汗及同俄特勒妹壻火拔頡利發石阿失畢率精騎圍逼北庭右驍衛將軍郭虔瓘嬰城固守俄而出兵擒同俄特勒于城下斬之虜因退縮火拔懼不敢歸攜其妻來奔制授左衛大將軍封燕北郡王封其妻為金山公主賜宅一區奴婢十人馬十匹物千段明年十姓部落左廂五咄六啜右廂五弩失畢五俟斤及子壻高麗莫離支高文簡跌跌都督跌跌思泰等各率其衆相繼來

降前後總萬餘帳制令居河南之舊地授高文簡左衛員外大將軍封遼西郡王跌跌思泰為特進右衛員外大將軍兼跌跌都督封樓煩郡公自餘首領封拜賜物各有差默啜女壻阿史德胡禄俄又歸朝授以特進其秋默啜與九姓首領阿布思等戰于磧北九姓大潰人畜多死阿布思率衆來降四年默啜又北討九姓拔曳固戰于獨樂河拔曳固大敗默啜負勝輕歸而不設備遇拔曳固迸卒頡質畧於柳林中突出擊默啜斬之仍

與入蕃使郝靈荃傳默啜首至京師骨咄禄之子闕特勒鳩合舊部殺默啜子小可汗及諸弟并親信畧盡立其兄左賢王默棘連是為毗伽可汗

毗伽可汗以開元四年即位本蕃號為小殺性仁友自以得國是闕特勒之功固讓之闕特勒不受遂以為左賢王專掌兵馬是時奚契丹相率欵塞突騎施蘇禄自立為可汗突厥部落頗多攜貳乃召默啜時衙官暾欲谷為謀主初默啜下衙官盡為闕特勒所殺暾欲谷以

女為小殺可敦遂免死廢歸部落及復用年已七十餘
蕃人甚敬伏之俄而降戶阿悉爛跌跌思泰等復自河
曲叛歸初降戶南至單于左衛大將軍單于副都護張
知運盡收其器仗令渡河而南蕃人怨怒御史中丞姜
晦為巡邊使蕃人訴無弓矢不得射獵晦悉給還之故
有抗敵之具張知運既不設備與降戶戰于青剛嶺為
降戶所敗臨陣生擒知運擬送與突厥朔方總管薛訥
率兵追討之賊至大斌縣又為將軍郭知運所擊賊衆

大潰散投黒山呼延谷釋張知運而去上以張知運喪師斬之以狗小殺既得降戸謀欲南入為寇暾欲谷曰唐王英武人和年豐未有間隙不可動也我衆新集猶尚疲羸須且息養之數年始可觀變而舉小殺又欲修築城壁造立寺觀暾欲谷曰不可突厥人戸寡少不敵唐家百分之一所以常能抗拒者正以隨逐水草居處無常射獵為業又皆習武強則進兵抄掠弱則竄伏山林唐兵雖多無所施用若築城而居改變舊俗一朝失

利必將為唐所併且寺觀之法教人仁弱本非用武爭强之道不可置也小殺等深然其策八年冬御史大夫王晙為朔方大總管奏請西徵拔悉密東發奚契丹兩蕃期以明年秋初引朔方兵數道俱入掩突厥衙帳於稽落河上小殺聞之大恐暾欲谷曰拔悉密今在北庭與兩蕃東西相去極遠勢必不合王晙兵馬計亦無能至此必若能來候其臨到即移衙帳向北三日唐兵糧盡自然去矣且拔悉密輕而好利聞命必是先來王晙

與張嘉貞不協奏請有所不愜必不敢動若王晙兵馬不來拔悉密獨至即須擊取之勢易為也九月秋拔悉密果臨突厥衙帳而王晙兵及兩蕃不至拔悉密懼而引退突厥欲擊之暾欲谷曰此衆去家千里必將死戰未可擊也不如以兵躡之去北庭二百里暾欲谷分兵間道先掩北庭因縱卒擊拔悉密之還衆遂散走投北庭而城陷不得入盡為突厥所擒并虜其男女而還暾欲谷廻兵因而出赤亭以掠涼州羊馬時楊敬述為涼

州都督遣副將盧公利判官元澄出兵邀擊之𡽪欲谷曰敬述若守城自固即與連和若出兵相當即須決戰我今乘勝必有功矣公利等兵至删丹遇賊元澄令兵士揎臂持滿仍急結其袖會風雪凍裂盡墜弓矢由是官軍大敗元澄脫身而走敬述坐削除官爵白衣檢校涼州事小殺由是大振盡有默啜之衆俄又遣使請和乞與玄宗爲子上許之仍請尚公主上但厚賜而遣之十三年玄宗將東廵中書令張說謀欲加兵以備突厥

兵部郎中裴光庭曰封禪者告成之事忽此徵發豈非名實相乖說曰突厥比雖請和獸心難測且小殺者仁而愛人衆為之用闕特勒驍武善戰所向無前暾欲谷深沉有謀老而益智李靖徐勣之流也三虜協心動無遺策知我舉國東廵萬一窺邊何以禦之光庭請遣使徵其大臣扈從則突厥不敢不從又亦難為舉動說然其言乃遣中書直省袁振攝鴻臚卿往突厥以告其意小殺與其妻及闕特勒暾欲谷等環坐帳中設宴謂振

曰吐蕃狗種唐國與之為婚奚及契丹舊是突厥之奴亦尚唐家公主突厥前後請結和親獨不蒙許何也袁振曰可汗既與皇帝為子父子豈合為婚姻小殺等曰兩蕃亦蒙賜姓猶得尚主但依此例有何不可且聞入蕃公主皆非天子之女今之所求豈問真假頻請不得實亦羞見諸蕃振許為奏請小殺乃遣其大臣阿史德頡利發入朝貢獻因扈從東廵玄宗發都至嘉會頓引頡利發及諸蕃酋長入仗仍與之弓箭時有兔起於御

馬之前上引弓傍射一發獲之頡利發便下馬捧兎蹈
舞曰聖人神武超絶若天上則不知人間無也上因令
問飢否對曰仰觀聖武如此十日不食猶為飽也自是
常令突厥入仗馳射起居舍人呂向上疏曰臣聞鴟梟
不鳴未為瑞鳥猛虎雖伏豈齊仁獸是由醜性毒行久
務常積故也今夫突厥者正與此類安忍殘賊莫顧君
親陛下持武義臨之修文德來之既慴威靈又沐聲教
以力以勢不得不庭故稽顙稱臣奔命遣使陛下乃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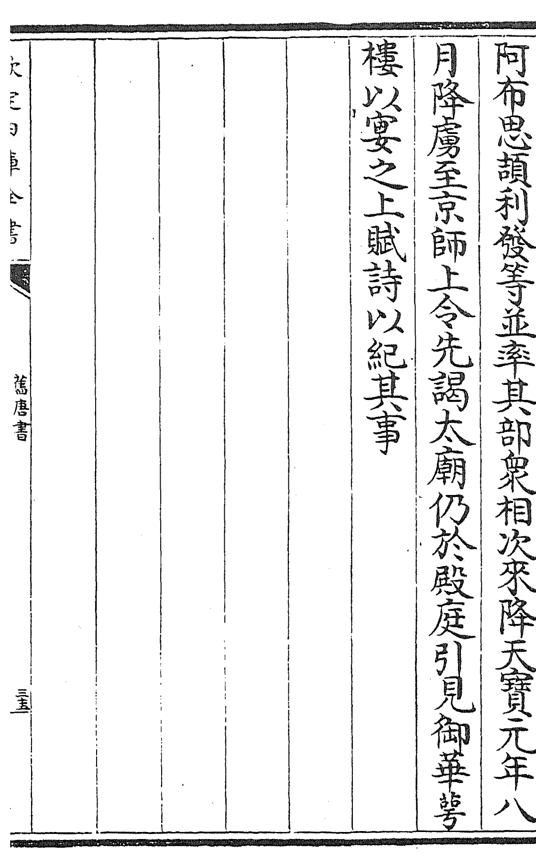
收其傾効雜以從官赴封禪之禮叅玉帛之會此德業自盛固不可名焉因復詔許侍遊召入禁仗仰英姿之四照送神藝之百發恩意俱極誠無得踰焉乃更賜以馳逐使操弓矢競飛鏃於前同獲獸之樂是屑畧太過未敢取也雖聖胸豁達於物無猜而愚心徘徊與時加慄儻此等各懷犬吠交肆盜憎荆卿詭動何羅竊至暫逼嚴蹕稍冒清塵縱即殪玄方墟幽土單于為醢窮廬為汚何塞過責特願陛下勿復親近使知分限行不失

常歸於得所以謂迴兩曜之鑒祛九宇之憂孰不幸甚上納其言遂令諸蕃先發東封迴上為頡利發設燕厚賜而遣之竟不許其和親十五年小殺使其大臣梅錄啜來朝獻名馬三十匹時吐蕃與小殺書將計議同時入寇小殺并獻其書上嘉其誠引梅錄啜宴於紫宸殿厚加賞賚仍許於朔方軍西受降城為互市之所每年齎縑帛數十萬匹就邊以遺之二十年闕特勒死詔金吾將軍張去逸都官郎中呂向齎璽書入蕃弔祭并為

立碑上自為碑文仍立祠廟刻石為像四壁畫其戰陣之狀二十年小殺為其大臣梅錄啜所毒藥發未死先討斬梅錄啜盡滅其黨既卒國人立其子為伊然可汗詔宗正卿李佺往申弔祭并册立伊然為立碑廟仍令史官起居舍人李融為其碑文無幾伊然病卒又立其弟為登利可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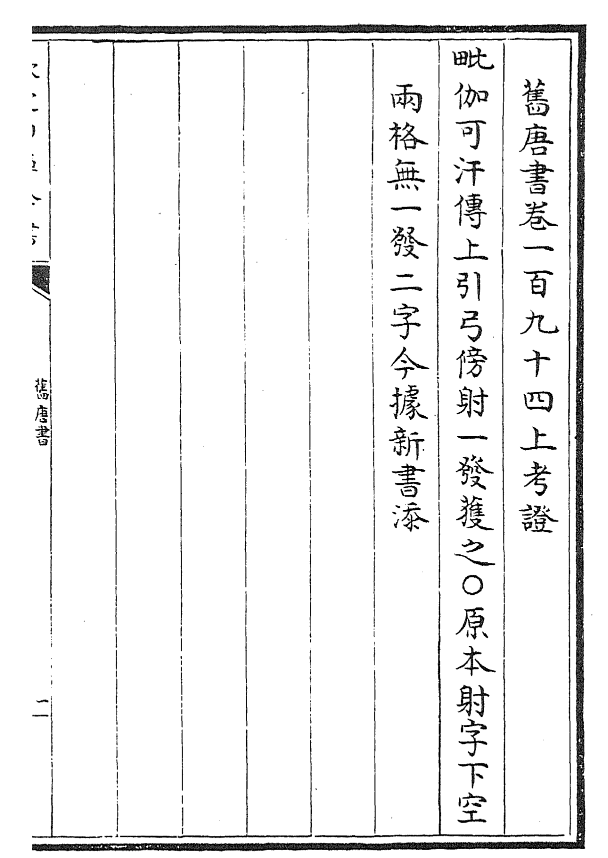
登利者猶華言果報也登利年幼其母即暾欲谷之女與其小臣飫斯達干姦通干預國政不為蕃人所伏登

利從叔父二人分掌兵馬在東者號為左殺在西者號為右殺其精鋭皆分在兩殺之下二十八年上遣右金吾將軍李質齎璽書又册立登利為可汗俄而登利與其母誘斬西殺盡併其衆而左殺懼禍及已勒兵攻登利殺之自立號烏蘇米施可汗左殺又不為國人所附拔悉密部落起兵擊之左殺大敗脱身遁走國中大亂西殺妻子及默啜之孫勃德支特勒毗伽可汗女大洛公主伊然可汗小妻余塞匐登利可汗女余燭公主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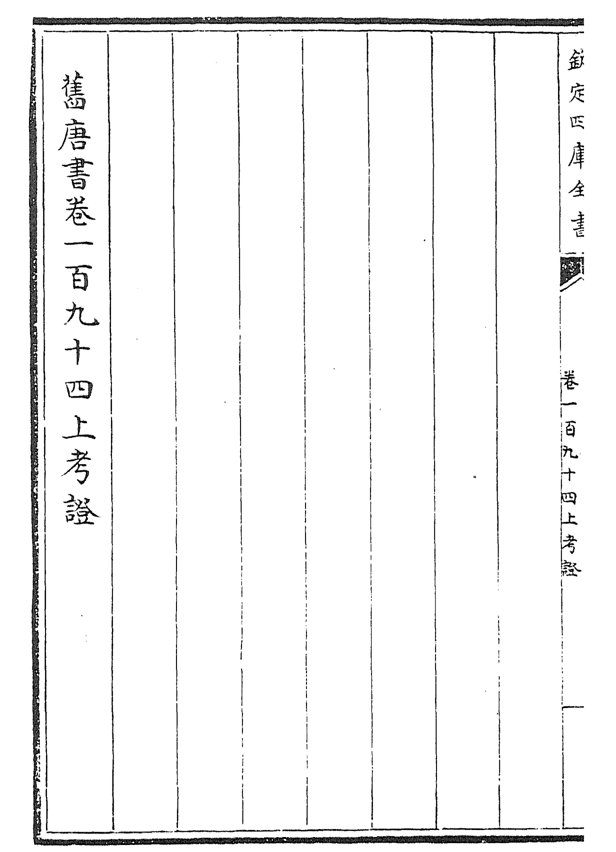


阿布思頡利發等並率其部衆相次來降天寳元年八月降虜至京師上令先謁太廟仍於殿庭引見御華蕚樓以宴之上賦詩以紀其事

舊唐書卷一百九十四上


舊唐書卷一百九十四上考證

毗伽可汗傳上引弓傍射一發獲之○原本射字下空兩格無一發二字今據新書添



舊唐書卷一百九十四上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一百十七 史部

舊唐書卷一百九十四下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一百四十四下

突厥下

西突厥本與北突厥同祖初木杆與沙鉢畧可汗有隙因分為二其國即烏孫之故地東至突厥國西至雷翥海南至疎勒北至瀚海在長安北七千里自焉耆國西

北七日行至其南庭又正北八日行至其北庭鐵勒𪓟兹及西域諸胡國皆歸附之其人雜有都陸及弩失畢歌邏禄處月處密伊吾等諸種風俗大抵與突厥同唯言語微差其官有葉護有特勒常以可汗子弟及宗族為之又有乙斤屈利啜閻洪達頡利發吐屯俟斤等官皆代襲其位

處羅可汗隋煬帝大業中與其弟闕達設及特勒大奈入朝仍從煬帝征高麗賜號為曷薩那可汗遇江都之

亂從宇文化及至河北化及敗歸長安高祖為之降榻
引與同坐封歸義郡王獻大珠於高祖高祖勞之曰珠
信為寶朕所重者赤心珠無所用竟不受之先與始畢
有隙及在京師始畢遣使請殺之高祖不許羣臣諫曰
今若不與則是存一人而失一國也後必為患太宗曰
人窮來歸我殺之不義驟諫於高祖由是遲廻者久之
不得已乃引曷薩那於內殿與之縱酒既而送至中書
省縱北突厥使殺之太宗即位令以禮改葬闕達設初

居於會寧有部落三千餘騎至隋末自稱闕達可汗武
德初遣使内屬拜吐烏過拔闕可汗𫉬加撫慰尋為李
軌所滅特勒大奈隋大業中與曷薩那可汗同歸中國
及從煬帝討遼東以功授金紫光禄大夫後分其部落
於樓煩會高祖舉兵大奈率其衆以從隋將桑顯和襲
義軍於飲馬泉諸軍多已奔退大奈將數百騎出顯和
後掩其不備擊大破之諸軍復振拜光禄大夫及平京
城以力戰功賞物五千叚賜姓史氏武德初從太宗破

薛舉又從平王世充破竇建德劉黑闥並有殊功賜宮女三人雜綵萬餘段貞觀三年累遷右武衛大將軍檢校豐州都督封竇國公實封三百戶十二年卒贈輔國大將軍初曷薩那之朝隋也為煬帝所拘其國人遂立薩那之叔父曰射匱可汗

射匱可汗者達頭可汗之孫也既立後始開土宇東至金山西至海自玉門已西諸國皆役屬之遂與北突厥為敵乃建庭於龜茲北三彌山尋卒弟統葉護可汗代

立

統葉護可汗勇而有謀善攻戰遂北并鐵勒西拒波斯南接罽賓悉歸之控弦數十萬霸有西域據舊烏孫之地又移庭於石國北之千泉其西域諸國王悉授頡利發并遣吐屯一人監統之督其征賦西戎之盛未之有也武德三年遣使貢條支巨卵時北突厥作患高祖思加撫結與之并力以圖北蕃統葉護許以五年冬大軍將發頡利可汗聞之大懼復與統葉護通和無相征伐

統葉護尋遣使來請婚高祖謂侍臣曰西突厥去我懸遠急疾不相得力今請婚其計安在封德彝對曰當今之務莫若遠交而近攻正可權許其婚以威北狄待數年後中國盛全徐思其宜高祖遂許之婚令高平王道立至其國統葉護大悅遇頡利可汗頻歲入寇西蕃路梗由是未果為婚貞觀元年遣真珠統俟斤與高平王道立來獻萬釘寶鈿金帶馬五千疋時統葉護自負强盛無恩於國部衆咸怨歌邏祿種多叛之頡利可汗不

悅中國與之和親數遣兵入寇又遣人謂統葉護曰汝若迎唐家公主要須經我國中而過統葉護患之未克婚為其伯父所殺而自立是為莫賀咄侯屈利俟毗可汗太宗聞統葉護之死甚悼之遣齎玉帛至其死所祭而焚之會其國亂不果至而止

莫賀咄侯屈利俟毘可汗先分統突厥種類為小可汗及此自稱大可汗國人不附弩失畢部共推泥孰莫賀設為可汗泥孰不從時統葉護之子咥力特勒避莫賀

咄之難亡在康居泥孰遂迎而立之是為乙毗鉢羅肆葉護可汗連兵不息俱遣使來朝各請婚於我太宗答之曰汝國擾亂君臣未定戰爭不息何得言婚竟不許仍諷令各保所部無相征伐其西域諸國及鐵勒先役屬於西突厥者悉叛之國内虛耗肆葉護既是舊主之子為衆心所歸其西面都陸可汗及莫賀咄可汗部豪帥多來附之又興兵以擊莫賀咄大敗之莫賀咄遁於金山尋為咄陸可汗所害國人乃奉肆葉護為大可汗

肆葉護可汗立大發兵北征鐵勒薛延陁逆擊之反為所敗肆葉護性猜狠信讒無統馭之畧有乙利可汗者於肆葉護功最多由是授小可汗以非罪族滅之羣下震駭莫能自固肆葉護素憚泥孰而陰欲圖之泥孰遂適焉耆其後沒畢達干與突厥弩失畢二部豪帥潛謀擊之肆葉護以輕騎遁於康居尋卒國人迎泥孰於焉耆而立之是為咄陸可汗

咄陸可汗泥孰者亦稱大渡可汗父莫賀設本隸統葉

護武德中嘗至京師時太宗居藩務加懷輯與之結盟為兄弟旣被推為可汗遣使詣闕請降太宗遣使賜以名號及鼓纛貞觀七年遣鴻臚少卿劉善因至其國冊授為吞阿婁拔奚利邲咄陸可汗明年泥孰卒其弟同娥設立是為沙鉢羅咥利失可汗

沙鉢羅咥利失可汗以貞觀九年上表請婚獻馬五百疋朝廷唯厚加撫慰未許其婚俄而其國分為十部每部令一人統之號為十設每設賜以一箭故稱十箭焉

又分十箭為左右廂一廂各置五箭其左廂號五咄六部落置五大啜一啜管一箭其右廂號為五弩失畢置五大俟斤一俟斤管一箭都號為十箭其後或稱一箭為一部落大箭頭為大首領五咄六部落居於碎葉已東五弩失畢部落居於碎葉已西自是都號為十姓部落咥利失既不為衆所歸部衆攜貳為其統吐屯所襲麾下亡散咥利失以左右百餘騎拒之戰數合統吐屯不利而去咥利失奔其弟步利設與保焉者其阿悉吉

闕俟斤與統吐屯等召國人將立欲谷設為大可汗以咥利失為小可汗統吐屯為人所殺欲谷設兵又為其俟斤所破咥利失復得舊地弩失畢處密等竝歸咥利失十二年西部竟立欲谷設為乙毘咄陸可汗乙毘咄陸可汗既立與咥利失大戰兩軍多死各引去因與咥利失中分自伊列河已西屬咄陸已東屬咥利失咄陸可汗又建庭於鏃曷山西謂為北庭自厥越失拔悉彌駮馬結骨火燖觸水昆諸國皆臣之十三年咥利失為

其吐屯俟利發與欲谷設通謀作難咥利失窮蹙奔拔汗那而死弩失畢部落酋帥迎咥利失弟伽那之子薄布特勒而立之是為乙毘沙鉢羅葉護可汗

乙毘沙鉢羅葉護可汗既立建庭於雖合水北謂之南庭東以伊列河為界自龜茲鄯善且末吐火羅焉耆石國史國何國穆國康國皆受其節度累遣使朝貢太宗降璽書慰勉貞觀十五年令左領軍將軍張大師往授焉賜以鼓纛于時咄陸可汗與葉護頻相攻擊會咄陸

遣使詰闕太宗諭以敦睦之道咄陸于時兵衆漸强西域諸國復來歸附未幾咄陸遣石國吐屯攻葉護擒之送於咄陸尋為所殺咄陸可汗既并其國驁失畢諸姓心不服咄陸皆叛之咄陸復率兵擊吐火羅破之自恃其强專擅西域遣兵寇伊州安西都護郭恪率輕騎二千自烏骨邀擊敗之咄陸又遣處月處密等圍天山縣郭恪又擊走之恪乗勝進拔處月俟斤所居之城追奔及於遏索山斬首千餘級降其處密之衆而歸咄陸初

以泥孰啜自擅取所部物斬之以徇尋為泥孰啜部將胡祿居所襲衆多亡逸其國大亂貞觀十五年部下屋利啜等謀欲廢咄陸各遣使詣闕請立可汗太宗遣使齎璽書立莫賀咄乙毘可汗之子是為乙毘射匱可汗乙毘射匱可汗立乃發弩失畢兵就白水擊咄陸自知不為衆所附乃西走吐火羅國中國使人先為咄陸所拘者射匱悉以禮資送歸長安復遣使貢方物請賜婚太宗許之詔令割龜兹于闐疎勒朱俱波葱嶺等五國

為聘禮及太宗崩賀魯反叛射匱部落為其所併

阿史那賀魯者曳步利設射匱特勒之子也初阿史那步真既來歸國咄陸可汗乃立賀魯為葉護以繼步真居於多邏斯川在西州直北一千五百里統處密處月姑蘇歌羅祿弩失畢五姓之衆其後咄陸西走吐火羅國射匱可汗遣兵迫逐賀魯不常厥居貞觀二十二年乃率其部落内屬詔居庭州尋授左驍衛將軍瑤池都督高宗即位進拜左驍衛大將軍瑤池都督如故永徽

二年與其子咥運率衆西遁據咄陸可汗之地總有西域諸郡建牙于雙河及千泉自號沙鉢羅可汗統攝咄陸弩失畢十姓其咄陸有五啜一曰處木昆律啜二曰胡祿居闕啜賀魯以女妻之三曰攝舍提暾啜四曰突騎施賀邏施啜五曰鼠尼施處半啜弩失畢有五俟斤一曰阿悉結闕俟斤最為強盛二曰哥舒闕俟斤三曰拔塞幹暾沙鉢俟斤四曰阿悉結泥孰俟斤五曰哥舒處半俟斤各有所部勝兵數十萬並覊屬賀魯西域諸

國亦多附隸焉賀魯尋立咥運為莫賀咄葉護數侵擾
西蕃諸部又進寇廷州三年詔遣左武衛大將軍梁建
方右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率燕然都護所部廻紇兵
五萬騎討之前後斬首五千級虜渠帥六十餘人四年
咄陸可汗死其子真珠葉護與五弩失畢請擊賀魯破其
牙帳斬首千餘級顯慶二年遣右屯衛將軍蘇定方燕
然都護任雅相副都護蕭嗣業左驍衛大將軍瀚海都
督廻紇婆閏等率師討擊仍使右武衛大將軍阿史那

彌射左屯衛大將軍阿史那步真為安撫大使定方行至曳咥河西賀魯率胡祿居闕啜等二萬餘騎列陣而待定方率副總管任雅相等與之交戰賊衆大敗斬大首領都搭達干等二百餘人賀魯及闕啜輕騎奔竄渡伊麗河兵馬溺死者甚衆嗣業至千泉賀魯下牙之處彌射進軍至伊麗水處月處密等部各率衆來降彌射又進次雙河賀魯先使步失達干鳩集散卒據柵拒戰彌射步真攻之大潰又與蘇定方攻賀魯於碎葉水大

破之賀魯與咥運欲投鼠耨設至石國之蘇咄城傍人馬飢乏城主伊湼達干許將酒食出迎賀魯信其言入城遂被拘執蕭嗣業既至石國鼠耨設乃以賀魯屬之賀魯謂嗣業曰我破亡虜耳先帝厚我而我背之今日之敗天怒我也舊聞漢法殺人皆於都市至京殺我請向昭陵使得謝罪於先帝是本願也高宗聞而愍之及俘賀魯至京師令獻於昭陵及太廟詔特免死分其種落置崑陵濛池二都護府其所役屬諸國皆分置州府

西盡于波斯竝隷安西都護府四年賀魯卒詔葬于頡利墓側刻石以紀其事

阿史那彌射者室點密可汗五代孫也初室點密從單于統領十大首領有兵十萬衆往平西域諸胡國自為可汗號十姓部落世統其衆在本蕃為莫賀咄葉護貞觀六年詔遣鴻臚少卿劉善因就蕃立為奚利邲咄陸可汗賜以鼓纛綵帛萬段其族兄步真欲自立為可汗遂謀殺彌射弟姪二十餘人彌射既與步真有隙以貞

觀十三年率所部處月處密部落入朝授右監門大將軍其後步真遂自立為咄陸葉護其部落多不服委之遯去步真復携家屬入朝授左屯衛大將軍彌射從太宗征高麗有功封平襄縣伯顯慶二年轉右武衛大將軍及討平賀魯乃冊立彌射為興昔亡可汗兼右衛大將軍崑陵都護分押賀魯下五咄六部落步真授繼往絶可汗兼右衛大將軍濛池都護仍分押五弩失畢部落因下詔曰自西蕃搆亂三十餘年比者賀魯猖狂

百姓重被劫掠朕君臨四海情均養育不可使凶狡之虜恣行侵漁無辜之甿久遭塗炭故遣右屯衛將軍蘇定方等統率騎勇北路討逐卿等宣暢朝風南道撫育遂使凶渠畏威夷人慕德伐叛柔服西域總平賀魯父子既已擒獲諸頭部落須有統領卿早歸闕庭久叅宿衛深感恩義甚知法式所以冊立卿等各為一部可汗但諸姓從賀魯非其本情卿等纔至即降亦是赤心向國卿宜與盧承慶等準其部落大小位望高下節級授

刺史以下官龍朔中又令彌射步真率所部從䆠海道大總管蘇海政討龜兹步真嘗欲並彌射部落遂密告海政云彌射欲謀反請以計誅之時海政兵纔數千懸師在彌射境内遂集軍吏而謀曰彌射欲反我輩即無噍類今宜先舉事則可克捷乃偽稱有勑令大總管齎物數百萬段分賜可汗及諸首領由是彌射率其麾下隨例請物海政盡收斬之其後西蕃盛言彌射非反為步真所誣而海政不能審察濫行誅戮則天臨朝十姓

無主數年部落多散失垂拱初遂擢授彌射子左豹韜衛翊府中郎將元慶為左玉鈐衛將軍兼崑陵都護令襲興昔亡可汗押五咄六部落步真子斛瑟羅為右玉鈐衛將軍兼濛池都護押五弩失畢部落尋進授元慶左衛大將軍如意元年為來俊臣誣謀反被害其子獻配流崖州長安三年召還累授右驍衛大將軍襲父興昔亡可汗充安撫招慰十姓大使獻本蕃漸為默啜及烏質勒所侵遂不敢還國開元中累遷右金吾大將軍

辛于長安

阿史那步真者在本蕃授左屯衛大將軍與彌射討平賀魯加授驃騎大將軍行右衛大將軍濛池都護繼往絶可汗押五弩失畢部落尋卒其子斛瑟羅本蕃為步利設垂拱初授右玉鈐衛將軍兼濛池都護襲繼往絶可汗押五弩失畢部落天授元年拜左衛大將軍改封竭忠事主可汗仍賜濛池都護尋卒子懷道神龍年累授右屯衛大將軍光祿卿轉太僕卿兼濛池都護十姓

可汗自垂拱已後十姓部落頻被突厥默啜侵掠死散殆盡及隨斛瑟羅纔六七萬人徙居内地西突厥阿史那氏於是遂絶

突騎施烏質勒者西突厥之别種也初隷在斛瑟羅下號為莫賀達干後以斛瑟羅用刑嚴酷衆皆畏之尤能撫恤其部落由是為遠近諸胡所歸附其下置都督二十員各統兵七千人嘗屯聚碎葉西北界後漸攻陷碎葉徙其牙帳居之東北與突厥為鄰西南與諸胡相接

東南至西廷州斛瑟羅以部衆削弱自則天時入朝不
敢還蕃其地竝爲烏質勒所併景龍二年詔封爲西河
郡王令攝御史大夫解琬就加冊立未至烏質勒卒其
長子娑葛代統其衆詔便立娑葛爲金河郡王仍賜以
宮女四人初娑葛代父統兵烏質勒下部將闕啜忠節
甚忌之以兵部尚書宗楚客當朝任勢密遣使齎金七
百兩以賂楚客請停娑葛統兵楚客乃遣御史中丞馮
嘉賓充使至其境陰與忠節籌其事并自致書以申意

在路為娑葛遊兵所獲遂斬嘉賓仍進兵攻陷火燒等城遣使上表以索楚客頭景龍三年娑葛弟遮弩恨所分部落少於其兄遂叛入突厥請為鄉導以討娑葛默啜乃留遮弩遣兵二萬人與其左右來討娑葛擒之而還默啜顧謂遮弩曰汝於兄弟尚不和協豈能盡心於我遂與娑葛俱殺之默啜兵還娑葛下部將蘇祿鳩集餘衆自立為可汗

蘇祿者突騎施別種也頗善綏撫十姓部落漸歸附之

衆二十萬遂雄西域之地尋遣使來朝開元三年制授蘇禄為左羽林軍大將軍金方道經畧大使進為特勒遣侍御史解忠順齎璽書冊立為忠順可汗自是每年遣使朝獻上乃立史懐道女為金河公主以妻之時杜暹為安西都護公主遣牙官齎馬千疋詣安西互市使者宣公主教與暹暹怒曰阿史那氏女豈合宣教與吾節度耶杖其使者留而不遣其馬經雪寒死並盡蘇禄大怒發兵分寇四鎮會杜暹入知政事趙頤貞代為安

西都護城守久之由是四鎮貯積及人畜並為蘇祿所
掠安西僅全蘇祿既聞杜暹入相稍引退俄又遣使入
朝獻方物十八年蘇祿使至京師玄宗御丹鳳樓設宴
突厥先遣使入朝是日亦來預宴與蘇祿使爭長突厥
使曰突騎施國小本是突厥之臣不宜居上蘇祿使曰
今日此宴乃為我設不合居下於是中書門下及百寮
議遂於東西幕下兩處分坐突厥使在東突騎使在西
宴訖厚賫而遣之蘇祿性尤清儉每戰伐有所克獲盡

分與將士及諸部落其下愛之甚為其用潛又遣使南通吐蕃附突厥突厥及吐蕃亦嫁女與蘇祿既以三國女為可敦又分立數子為葉護費用漸廣先既不為積貯晚年抄掠所得者留不分之又因風病一手攣縮其下諸部心始攜貳有大首領莫賀達干都摩度兩部落最為強盛百姓又分為黃姓黑姓兩種互相猜阻二十六年夏莫賀達干勒兵夜攻蘇祿殺之都摩度初與莫賀達干連謀俄又相背立蘇祿之子咄火仙為可汗以

輯其餘衆與莫賀達干自相攻擊莫賀達干遣使告安
西都護蓋嘉運嘉運率兵討之大敗都摩度之衆臨陣
擒吐火仙并收得金河公主而還又欲立史懷道之子
昕為可汗以鎮撫之莫賀達干不肯曰討平蘇祿本是
我之元謀若立史昕為主則國家何以酬賞於我乃不
立史昕便令莫賀達干統衆二十七年二月嘉運率將
士詣闕獻俘玄宗御花萼樓以宴之仍令將吐火仙獻
于太廟俄又黄姓黒姓自相屠殺各遣使降附

史臣曰中原多事外國窺邊周獫狁漢匈奴之後其類實繁前史論之備矣突厥自隋文修王道肅軍容示恩威以覊縻之煬帝失政教生戎心肇亂離以啟發之高祖借其力而入平京師羣賊附其强而迭據河朔高祖同御榻以延其使太宗幸便橋以約其和當其時焉不其盛矣竟滅其族而身死於國者何也咸謂太宗有馭夷狄之道李勣著戡定之功殊不知突厥之始也賞罰明而將士戮力遇煬帝之亂亡命蓄怒者既附之其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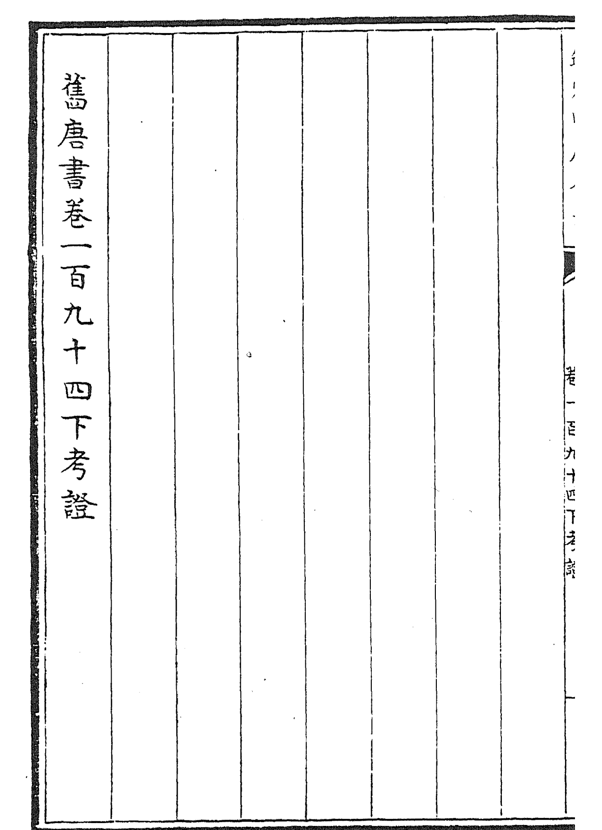
也宜哉頡利之衰也兄弟搆隙而部族離心當太宗之
理謀臣猛将討逐之其亡也宜哉洎武后亂朝默啜犯
塞玄宗纂嗣傳首京師東封太山西戎𮜿蹕開元之代
繼踵來降西突厥諸族遇其理則衆心悦附而甲兵與
焉遇其亂則族類怨怒而本根破矣理亂二道華夷一
途或質言於盛衰倚伏未為確論
贊曰中國失政邊夷幸災理亂之道取鑒将來

舊唐書卷一百九十四下

舊唐書卷一百九十四下考證

西突厥傳木杆與沙鉢畧可汗有隙○臣酉按新書木杆舍其子大邏便而立弟佗鉢可汗佗鉢死子菴羅立菴羅後讓木杆凡子攝國是爲沙鉢畧可汗而大邏便別爲阿波可汗自臣所部沙鉢畧襲擊之殺其母阿波西走達頭則與沙鉢畧有隙者乃木杆之子大邏便也此當誤

令左領軍左右將軍○左右二字衍從新書删



舊唐書卷一百九十四下考證

謹案卷一百九十三第四頁後二行可封永壽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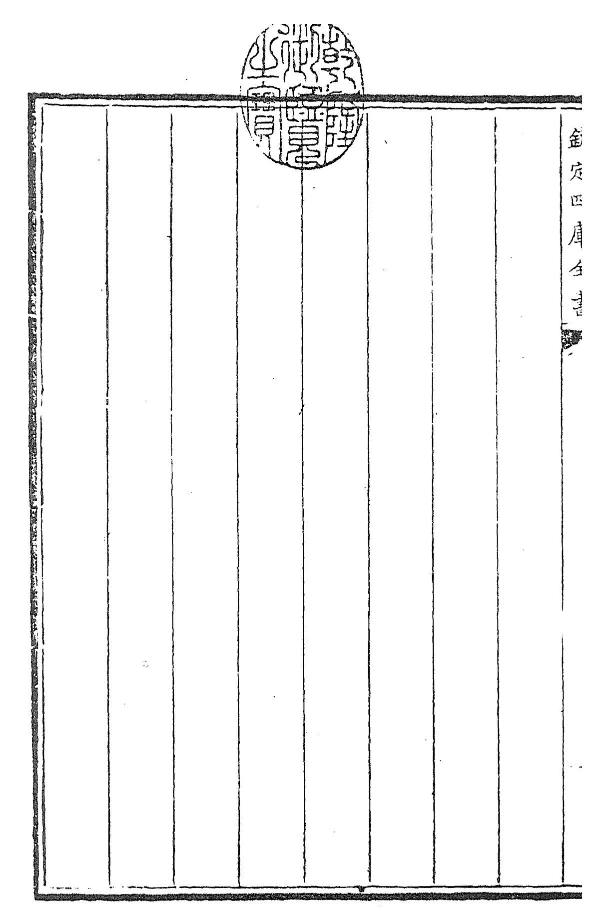
君刋本鄉訛郡據新書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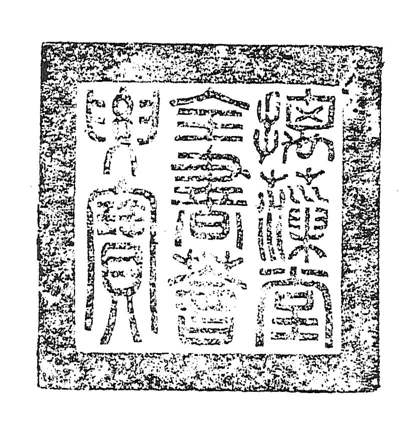
卷一百九十四上第二頁後五行及齊王暕之子

政道案新書政道作正道與此異

卷一百九十四下第七頁後四行建庭於睢合水

北案新書睢作雎與此異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中書臣孫希旦

謄錄舉人臣吉士瓚